

錢塘縣志卷之十八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嶮纂

人物

大臣

人品至大臣而極矣自錢塘建邑幾二千年而聶令
心湯作志自唐迄明止列褚河南于肅愍二公誠重
之也夫人臣事君立德立功遇各不同建立亦異褚
于二公非以其跡相似而獨揭之為大臣也如必以
跡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反不謂之大臣乎我

皇上以勲華之聖任論道經邦之佐都俞吁咈濟濟師師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一
而錢塘遂篤生川嶽之英以應其運豈非前朝之所
未逮歟嗚呼河南肅愍何其不幸而遇彼時哉志大
臣

唐

褚遂良

字登善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
遷起居郎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

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
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
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觀史也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
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
日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為動容即東賢者為諸王保
 傳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
 之師帥也得人則安臣謂皇太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
 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太子乾廢用
 遂良言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
 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
 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
 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
 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
 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
 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
 即位封河南郡公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遂良等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
 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吾奉詔若不
 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
 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

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
 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
 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
 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武氏立乃左遷遂
 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
 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孫無忌
 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
 殺之帝遣詔聽其家北還神
 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

明

于謙

字廷益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
 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為傾聽出按江西
 辨一誣獄出數百人冤死者時議增補各部右侍
 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
 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年僅二十三
 謙感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

而尤以足兵食明舉錯振紀綱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三楊相繼卒中貴人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賺之勒給事中劾謙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正統己巳也先既破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鄜陝疏諫止不聽楚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郝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鹵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青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趁匿者謙獨直前夾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

順等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王直執謙乎歎曰朝廷正籍公耳今雖百工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郝王既登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人對慷慨泣奏曰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并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等分守之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鹵所急者草諸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鹵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晉嘉納之鹵報益急而待講徐理者以知天象聞上召詢之則倡言紫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謙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本事去矣且鹵乘勝驕實不足畏

也上曰善一聽謙處 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紫
 荆直窺京師右亨議 出兵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
 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于德勝
 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鹵見我兵盛而嚴不
 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鹵
 鹵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鏗毛壽復敗之西
 直門謙使謀諜上皇 駕遠令夜以大砲擊其營死
 者千計鹵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
 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之而
 徐爲討伐計謙謂鹵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萬
 一和而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
 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于是邊將
 人人言戰守鹵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中
 貴人喜寧者故俘鹵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鹵爲
 鹵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自
 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
 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
 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
 改容曰從汝從汝于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始得返駕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宮又欲易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景皇帝不豫石
 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
 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既奏上上猶豫曰干謙實有
 功若何時徐理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日不僂謙
 此舉爲無名謙遂論 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
 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俄西北邊報甚急上
 憂之時吳瑾侍進日干謙在不令 至此上爲默然
 憲宗初其子冕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
 云當國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
 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
 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時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賜特祠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
 府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而干奏疏尤明切
 嘗口授兩吏傳寫腕爲痛所存奏疏
 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錢塘縣志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四

國朝

黃機

字次辰少孤事祖母蔡以孝聞丙戌舉于鄉丁亥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累陞侍讀學

召以吏部尚書管刑部尚書事尋晉文華殿大學士兼吏

部尚書予告歸年七十五卒

上聞訃悼惜賜葬祭謚文僖機為人端厚清謹入閣辦事勵志公忠凡

中外奏疏細加檢閱其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籌畫

萬全人稱為太平良相焉先是機為禮部尚書

世祖嚴懲科場積弊凡卷有小疵俱罹大獄機題請科

場處分則例俱從寬條又是時紳衿以逋賦褫革者

不可勝計俱擬解部勘問機請就近究治不必遠解

株連議者或欲罷科目機力持不可乃罷制藝而用

策論機復以入股發聖賢心傳力請復舊制論者謂

捍衛四子之功不在程朱下其他忠愛所形如請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五

大婚請冊立皆一時要務轉戶部稽核釐剔夙弊頓清兩任吏部

俱能勵廉節抑奔競大計京察黜陟允當疏通壅滯

吏治稱平其以冢宰兼司寇也

皇上以地震故御午門諭大臣各陳時政機以九門拿獲

竊盜給賞太多逐日鞭刺不下數十人恐邇者反以

邀賞滋波累又旗下誣扳良民反覆妄供貽累者衆

當照初供定擬不許任意更易姓名殃及無辜

上俞允之機故善書法工屬文前後奉

命纂修充總裁及書

御屏聯額俱稱

旨又有知人鑒辛卯主試江南壬戌為會試大總裁所拔

皆知名士立朝四十餘年特荷

主眷元狐綵蟒之賜不一而足而廉介自愛不名一錢敝

衣蔬食泊如也及

予告居里杜門絕跡不入公府飭子弟勿得干與外事庭

無襍賔門可羅雀至其篤厚故舊

寬睦鄉黨論者比唐婁師德云

徐潮

字浩軒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歷官至吏部尚書

予告歸里為人端方誠懇有古大臣風度其在翰林日睢

上曰臣老矣受恩至重無可報稱薦徐其所以報也

上命書斌語于起居注斌去潮繼為講一日講好德如

帝心屢膺大用自少事改通政使轉副都御史又轉工

部尋命巡撫河南削私派除橫征三府漕米截留二

以故連歲飢而不害他如解鉛兌糧派馬牙行諸弊

皆不其強禦而力除之馭下吏嚴而不苛諸所設施

稿解青藍布歲省上下浮費數十萬令滿漢司同日上

錢塘縣誌

卷之十八

人物大臣

六

朝廷嘗貯粟河南以備山陝荒稔選人不敢干以私初

督撫相度地形潮力言灘高水急挽運險阻宜從陸

上用潮言遂止又以高竇數受水患由洪澤湖蓄而不疏

築堤束水以入海議未決會潮入朝面陳河壩形勢

千六丈有奇其明年淮徐水溢賴堤不沒居民相

與循堤而泣曰微徐公吾其魚矣湖廣猺人關四等

聚眾焚掠獄具株連者眾詔潮往鞫其事寘其首

上嘗從容言天下貧困府庫充盈欲發帑金百萬于直省

潮奏曰損上益下藏富于民誠二帝三王之用也

上頷之因是直省錢糧有三年遞蠲之命潮敷歷中外皆

洗手奉公不名一錢

上深嘉其節操嘗書凜矢清風額賜之又面語云爾極
王和平未嘗好名天下誰及汝之名實至則名自
之爾凡臨朝聽政亦時舉潮名以風有位歷主文衡
有知人鑒所獎拔薦剡之士多洵歷大僚著名于時
蓋其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天下倚為輕重者四十餘
年有始有卒可謂全德名臣已著有奏疏及願學錄
若干卷惜燬于火乞歸後又五年而卒
上聞哀悼賜祭葬如禮杭之紳士景慕其德為建祠
塋及湖上春秋奉祀不替云 賜